

红叶染秋

□ 韩景波

点开朋友圈,我最爱看朋友们所发的那些风景各异的照片。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我也发了一组20多幅刚从我家周围用手机拍的题为“层林尽染”的风景照。瞬间,引来朋友们一片欢呼,更有诗友临屏对诗。其中“红叶染秋秋烂漫”中的一个“染”字,用得恰如其分,蓦然触发了我的激情。

不是么?你看,时值深秋,红叶如约,漫山遍野,层林尽染,如团团火焰烈烈燃烧,似红衣少女翩翩起舞……风吹处,红波动,万叶婆娑,千娇百媚,让人心旌荡漾,好一个“红叶染秋”啊!

我是山里人。我知道,红的,那是柿子树、黄腊树、榉树、糖梨树、漆树、龙木拐等树木的叶子;黄的,那是栎树、山杨、银杏等树木的叶子。你看,有的叶子像是喝了醇厚的美酒,变成了浅红、大红、紫红,一派寒霜尽染的壮美;有的则黄灿灿如醉金满枝头,有的雾蒙蒙似云霞缭绕群山。这生命的颜色,一滴滴渗入叶脉,漫

润出明亮的色彩,给这个逐渐萧条的季节平添了最为壮美的风景。

小时候,就知道北京香山的红叶很有名。后来还看过许多地方的红叶,但我仍然以为,我家乡的红叶,一点也不比别处的红叶逊色,甚至更好看。

秦岭山!知道吗?它在秦南豫西大地上东西横贯,巍然分出长江黄河水系,界中国南北。秦楚气候兼而有之。我家就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山湾里。山上山下多杂木,秋天来了,漫山遍野见红叶。川河两岸,田塍坡边的红叶,多是柿子树的叶子。你想象着,一棵高达十几米,占地一

座房子大小的柿子树,全似殷艳的红花,那是怎样的景象啊!十棵百棵千棵,又该是怎样的情景!村落一匝的山,南为阴,北为阳,阳坡之上全是栎树和榉树,霜降前后,一色儿金黄,一色儿殷艳,放眼望去,满山鲜活如火如荼,闪闪发光,可谓壮观。置身其间,任谁不激动而有诗意萌发?

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万木凋零,正值丹枫欲燃之时,杜甫一句“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凋”,道出了经霜红叶更鲜的英姿。杨万里的“梧叶新黄柿叶红,更兼乌桕与丹枫”,描绘了如火如荼、红叶似

血的山村秋景图。他的另一首《红叶》诗“枫红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又把枫红形容为“偷天酒”,真是美妙至极。而王实甫的“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枫林醉”,一个“醉”字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枫叶的颜色。我的妻子虽不是诗人,但她的诗写得确实不错。她的《红叶》诗“风流霜染秋秋时,秋水烟霞春景移。片片枫书不尽,晴川雁过醉相思。”其中一个“移”字新颖了得。

当风刀霜剑一次次地相逼,美丽的黄叶红叶,终将会幻化为一只只飞舞的彩蝶,融入大地。但我依然欣赏它们飘落时的风采。潇洒自如,于蓝天与大地间,尽情飞舞。那种淡定与从容,只有心诚者才能捕捉到。当我再一次捧起一片红叶,不禁吟咏起那句经久不衰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多情的红叶,以诗歌的方式,抒发着一个季节的辉煌。



秦岭日出 郭玉军 摄

2016年的第一场雪

□ 陈梦蛟

我们的工地下雪啦!久远的雪,好大的雪 2016年的第一场雪就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这里,有我们的工程项目这里,有我们对友好邻邦对吉尔吉斯人民的一片暖意还有我们对故乡的牵挂和对远方亲人的思念

“妈,我们这里下雪了!”却又害怕母亲担心我的冷暖一定会叮嘱我多穿衣服好想告诉我的爱人“媳妇,我们这里下雪了!”却又害怕她看到我的面孔雪花更洁白,皮肤更黝黑好想告诉刚出世的宝贝“孩子,我们这里下雪了!”恐怕你在梦中也不认识雪花

身为建筑人,坚守岗位是我的职责身为建筑人,五湖四海是我的去处当高楼拔地而起时那是我们骄傲的作品当业主满意点头时那是我们友情的结晶那一刻,我为自己是建筑人而自豪!那一刻,我以中建六公司的名义而骄傲!(谨此献给远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医院项目部的全体员工)

沿古丝绸之路西行,有很多去处,吐鲁番、火焰山、天山,辽阔的草原,等等,但是,就是别忘了新兴的绿城——石河子。那是丝路上一颗闪光的明珠,处处散发着现代都市的气息。石河子位于天山北麓,古尔班通固特沙漠南沿,因遍地干滩乱石得名。古为商旅驼队、信使、牧民转场的地方。这里曾经风沙肆虐,热冷无常,人迹罕至,真是一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里燃起第一缕炊

动流淌过来的,而是屯垦戍边人辛勤和汗水引过来的。走进石河子,映入眼帘的是那波光粼粼的人造大湖。湖周绿树垂岸,青杨摇曳;一旁山耸峙,飞瀑跌宕,喷泉溅雨;湖面鹤白鹅自在游弋,鸥鹭鸕上下嬉戏;水中锦鲤红鲤逐浪,高山冷水鱼吐碧。你照影于清澈见底湖面,还以为身在江南水乡呢!踏上整洁敞亮的60米宽的街衢,条条大道笔直如线,纵横交错穿街织,把各类高层建筑切割得中规

道德素养不言而喻。用石河子人的话说:“咱这儿地处长戈壁大漠,可城里春花夏荫秋果冬雪,环境搞好啦,你们才会来嘛!”经一位大娘热心指点,我们来到中心广场,老远就看见王震将军骑马入疆的大铜像,这座地标性雕塑好像在向游人诉说。那是1950年春,将军率解放军22兵团26师(后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进驻石河子,清匪平乱,抗风沙御奇寒,战天斗地挖河引水,打桩划线自搞基建。没房

丝路明珠石河子

□ 刘高潮

烟,打下第一根桩基,拉开了城建序幕。经过60多年屯垦戍边人的努力,石河子已被建设成为一座花园式的城市,道路绿化率达到98.5%;绿化美化达标率为93%;绿化覆盖率超过40%以上,千禧年获联合国“人居环境改善良好范例奖”;2002年又获“中国人居环境奖”和国家园林城市称号。面对这一切,人们不能不发出感叹:沙漠变绿洲,绿洲变新城,真乃人间奇迹!天山雪水滋润着这块神奇的土地。然而,这些雪水却不是自

中短,使你仿佛置身于西安老城,能体察出中华血脉维系的古香古色。那公园广场、路旁街亭、社区楼盘间,植满花草树木,绿化带乔灌、花圃、草坪搭配奇巧,树景密疏高低错落有致。在马路旁仔细观察,道旁树全用果树美化;一街一果或有参差。秋天正是瓜果飘香季节,香梨金,葡萄垂紫,海棠串铃,山楂捧珠,柿团丹红,石榴咧嘴,沙果果红,简直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即使在繁华如潮的商业街,也没有人乱摘乱折,市民良好的

住,战士们挖造“地窝子”;没粮吃,自己动手开荒种田,在战胜重重困难中,城建勘察规划,设计施工上马。在兄弟民族的支持下,军垦人用智慧的双手,给西部边疆撑起一道丰碑,也给后世留下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这座憩息游乐场,是城市文化娱乐活动中心,也是石河子人气缩影,它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和谐奋斗的向上精神!这精神,不正是我们重建丝路经济带的动力与心气么!

履痕处处

在卷帙浩繁的唐诗中,有这样一种诗:它常以唱和的方式出现,或题于墙壁上,或写于树叶上,意在告知友人自己曾来过,这种诗叫“访友不遇诗”。笔者粗略统计,仅《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中,访友不遇诗不下近百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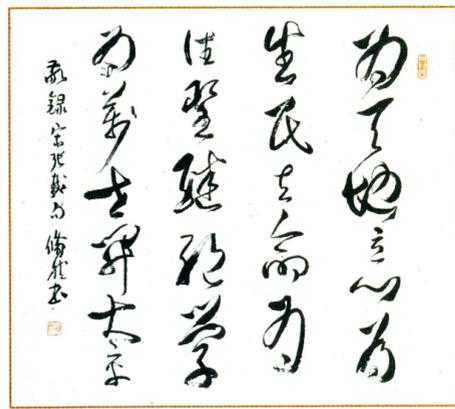
寻隐者不遇

□ 史飞翔

访友不遇诗中最有名的当推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诗人听说某位隐士品行高洁,仰慕他的名声,特来拜访,但是却并没有见到他。在草庐外的松树下遇到了隐士的徒弟,于是上前问道:“你的师父去哪儿了?”徒弟回答:“我师父一清早就携着竹篮、药锄,外出采药去了。我只知道他肯定就在这一带的深山中,但究竟在哪里,我就说不清了。”全诗浅显通晓,直白得如同一幅画面,但却蕴涵着无限禅意。这首诗通过诗人寻隐者不遇经过的描写,展示了隐者的生活环境以及他的所作所为,从而表现了他高洁的志向。整首诗虚实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空灵飘逸,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此外,高骈的《访隐者不遇》,同样也写得颇具意趣。“落花流水认天台,半醉吟吟独自来。惆怅仙翁何处去,满庭红杏碧桃开。”诗人寻访的友人,是一个隐士。一路落花流水,如入天台仙境,诗人半醉吟吟而来。虽未见到友人,但满庭的红杏、碧桃却让他流连忘返、陶醉不已。访友不遇诗,妙就妙在不遇。有时候不遇比遇更好,更能打动人心。《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王子猷居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今浙江省嵊县),即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还,何必见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还”,这种随心所欲、任性而为、无拘无束的魏晋风度,是多么地让人神往。

海德格尔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今天,我们还能像古人那样一夜泛舟,访隐者不遇,乘兴而去,兴尽而归吗?



书法 赵斌

那些植物 那些花

□ 王吴军

若是走在原野上,我总是爱伸出双手,轻轻抚摸小草、小树苗,静静凝视一朵无名的小花,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阡陌上,深深呼吸着各种植物弥散出来的清香。

对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来说,各种植物和它们美丽的花朵,是心中的爱物,当然也包括和植物有关的清泉、阳光和月色。

有时候,我会凝望着在风里飘扬的蒲公英默默遐想,觉得自己也可以和蒲公英一样,比小鸟飞得更远。

记得小时候,在乡村老家的田野上,我曾经和一朵花悄然邂逅,仔细地端详着她。那朵花绽放得那么绚丽而红艳,仿佛是一丛燃烧着的火焰。我甚至看到,每一片花瓣都在尽情展示着自己的才情和美丽,信心是那样满满。

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觉得,那是春天里动人的一幅画。那朵花在微风里依

然默默摇曳着,像是突然来到我身边的一位朋友。也许,它是一次心灵的约会吧。那么,在另一片田野里,有没有另外一朵花,也在热烈而美丽地吐露着芬芳呢?

在乡村,人们并不十分看重花菜,庄稼人看重的是各种果实。比如,瓜田里的西瓜,菜园里的南瓜、黄瓜和茄子,夏天的桃子、葡萄,还有秋天的大枣和花生。

小时候,我仔细观察过两种花的生长过程。它是先结果后开花的一种植物,细小的果实先从藤蔓上长出来,再从果实的尾端开出小小的花朵。南瓜的果实,虽然相貌并不那么好看,花朵也很朴素,但是,在

饥饿的年代里,南瓜却能充饥活命,而且味道甜美,深得人们的青睐。

花生的花朵开在碧绿的蔓上,淡黄色,很小,果实却结在地下。新鲜的花生香甜可口,生吃和熟吃都行,汁液饱满,十分养人。尤其在飘雪的冬日里,将花生和沙土一起放进铁锅里,在火上炒,要用铁铲不停翻动,不一会儿,只听见“噼啪”的声音清脆传出,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然后一边品尝,一边赏雪,真是一种难以言状的幸福。

红薯的花朵是蓝色的,开在长长的藤蔓上,尽管在大人的眼里花朵不咋地,却会给孩子带来喜悦。红薯的果实和

花生一样,是结在地下的。深秋的时候,割去满地的藤蔓,翻开土,就可以看到红薯犹如埋藏在土地里的一窝小动物一般,拖儿带女,十分热闹。类似的植物还有土豆、芋头、萝卜等。

小的时候,喜欢在口渴时从地里拔出一根清脆的胡萝卜,在清澈的河水里洗一洗,就大口吃起来了,不仅解渴,而且味道鲜美。

初夏时节,洁白的槐花是乡村的奇观。槐花的香味是那么的浓郁,而且花朵开得很繁茂,远远望去,仿佛是云海雪叠一般,非常美丽而可心。奇怪的是,开花的时候,它几乎没有时间去长叶子,只是一个劲儿去开花,是那么迫不及待,是那么专注深情。

植物和人一样,仿佛也是有情感有思想的。花朵是植物唱歌的红唇,果实是植物娓娓的叙述。

当红红的太阳如大雁般向南而去,离我们越来越远时,一种神奇的现象从天而降。那滴滴的晨露,曾经天使般晶莹的眼泪,随即凝结成雪白的相思,铺满凌晨的大地,如同撒了一层薄薄的细盐。不仅是萧瑟的草木,就连屋顶的瓦上,也都清晰可见。

作为秋天最后的一个节气——霜降的到来,不仅预示着秋季的离去,而且还开启了寒冬之门。

此时,菊花盛开,所以它又叫菊花霜。菊花霜,是在初冬里的白花,是岁月的味精,为贫瘠的大地增添了味道。

民谣道:“寒露不算霜,霜降变了天。”此时北方大地趋于封冻,而南方鲜花依旧,农业耕作依然繁忙。地域的差异,让霜降只能属于北方。

虽然“霜降一过百草枯”,但许多时令蔬菜,却非要等到霜降之后,方能修成正果,蓄积出最好的味道。有农谚云,“霜打的蔬菜分外甜”。比如萝卜,虽然早已长得丰茂伟岸,恣意盎然,但那清爽入味甘甜入喉的正宗味道却要等到霜降之后,才能长成,于是便有了“十月萝卜赛人参”之说。还有一种名叫上海青的青菜,只有霜打菜叶,才愈发翠绿,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实至名归。

其实,不仅是蔬菜,还有各种果子也是一样。笑开口的石榴,红灯笼般的柿子,还有堪称为红果的山楂,都被霜降修成正果。

看着菊花霜,农人也是心花怒放的。因为“霜降无霜,主来岁饥荒。”就是说,只有当年的浓霜,才预示着来年有好收成。

“霜重色愈浓”。染霜的树叶,犹如上了色般,五彩缤纷。尤其是枫树、黄栌树等,如泣血般,异常耀眼,蔚为壮观。

各种诗意的表达,让菊花更为亮眼。“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火烧洞松为烬,霜降春林花委地”,“在火辨玉性,经霜识松贞”等等。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这是时令的脚步,也是大自然的恩赐。

蛙

□ 舒敏

我在田野踟蹰独行,面前出现一只蛙。

“早啊,小青蛙!”我堆满笑容,招呼道。青蛙高昂着它的小脑袋,斜睨着我,说:“请不要用这种方式称呼我,我不是你所说的那种可爱的小青蛙。”早春时节,田野有几分清冷,几分寂寥。

“那么请问,我该怎么称呼你?”“你们人类看起来都很聪明,其实有时也还愚蠢。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吗?我不是一般的蛙,我是那只让莫言获诺贝尔奖的青蛙呀!”

“啊!原来你就是那只了不起的青蛙啊!”我有些激动。

蛙没有在意,继续说:“那个莫言获奖之后,这个电视台请,那个杂志采访,整天风风光光,早已将我只有突出贡献的蛙忘得精光。哎,这事儿,想想心里就堵得慌,生气,无法入眠。所以你看,虽然现在天气还没有完全暖和过来,我的兄弟姐妹们还没有从冬眠中醒来,而我,却早就睡不着觉了。”

“真不该!他应该与你一起共享荣誉才是啊。”“嗨,别提了,共享荣誉的喇叭可以不说,关键到现在,他都没有给我一丁点的名字,甚至连个标签都没有。”

“实话实说吧,我跟莫言先生可是关系一般啊……”

“小莫这个孩子啊,长在山东,小时候也是个淘气包。有一天,他跟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因为玩得太大张狂太疯癫,一不小心,就给掉到井里啦。你说,你也该猜出来了,不错,他掉下去的地方,正是我栖身的那口井。就这样,两个伟大的灵魂相遇了,我和小莫,就成了莫逆之交。”

“你想啊,那口井里,除了我就是他,除了他就是我。小莫那时还小,掉下井后没少哭鼻子,那时候,我不断地安慰他。由于我的‘呱呱’声被外界发现,小莫终于得救了。为了表示对我的感激,他出井的时候特意带上了我,让我走进田野。三十年之后,他把这一段奇遇写成一本书,名字叫《蛙》。他就是凭着这个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说说,他该不该感谢我?”

“哦,我看他应该,确实应该。不过蛙兄,小弟有一事不明,还望赐教。”

“但说无妨,但说无妨吧。”蛙兄呵呵笑着,满脸慈祥。

“是这样的,蛙兄。小弟我呢,是学生的。据我所知,一般青蛙的寿命,也就五岁左右,就是牛蛙,也最多只能活十多年。看你的外表体型,明显不是牛蛙,那莫言三十年后的作品里,怎么能肯定写的就是你呢?”

蛙兄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变得难看起来。他面问我,用青蛙的语言使动地呱呱了一阵后,说:“你们人类啊,可真无聊!虽说那只青蛙不是我,但他是我爷爷的爷爷,而且你该明白,在我爷爷的爷爷的那些继承者中,我是唯一活下来的那只啊。”

“哦,那是,那是。”我一边朝着这只“伟大”的蛙点头称是,一边重重地拍打掉身上的浮土,扬长而去。

访九成宫醴泉铭碑

□ 严海燕

长怀托梦,今跨天台山!本乏漫游意,荒荒更何观。千年忽忽过,风风留醒。恍读相如赋,不同在句。难闻役者哭,岂觉骨尸寒。名吏当无怒,略铭守字耽。森森陈戟库,正正束腰官。刀落北碑意,笔开唐楷天。何渐过冬日,或可羞时天。拓本坊间是,所依为目前。两厢还比较,速得神难全。世变时风起,转型骤自然。斜歪人叫绝,工稳味殊单。欲叩询公意,山阴一月悬。悠悠退出好,踽踽早归。山失雾来后,虫鸣人走先。明朝依旧在,问字问人间。谁可心如字,凭人正面看?